

历史回眸

——《公子少彘·春秋夏姬传》成书始末(下)

柳岸

三、关于夏姬的争议

当我准备写夏姬时，颇为犹豫，这么一个女子，我该怎么写呢？我查阅夏姬所有的资料，除了史料，还有清朝禁书《株林野史》和日本人宫城谷昌光的《黑色春秋·夏姬情史》。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把夏姬写成一个淫荡不堪、妖艳惑主的女子，而日本人却把她写成命运悲惨的受害者，给与了颇多的同情。我不禁自问，为什么会这样？后想，大概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视角造成的，一个是中国人看中国女人，一个是外国人看中国女人。中国文化经过儒、道、释、理，女人的行为规范被打上各种印记，而外国人却没有这些印记的空白。也许，外国人不会把灭国、灭祖、灭祀的罪责，记在一个女人身上。

刘向在《列女传》中，写到夏姬“三为王后，七为夫人”，这显然不实。春秋时期，除了楚国称王，后期的吴、越亦称王，其他的还都没有称王，哪来的王后？即便那些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国君的妻子仍旧称为夫人。即便算郑国、陈国都称王，她又怎么能称王后呢？《黑色春秋·夏姬情史》里，写夏姬跟太子夷相

爱，而不是公子蛮。即便是太子夷，那时候太子夷还没有即位。她到了陈国，陈灵公并未封她为夫人，而夏薇舒弑君自立，她亦只能称为太夫人。在楚国，楚王熊侣并未把她纳入后宫。后屈巫拂她再到晋国，并未进入晋宫室。可见“三为王后”之荒谬。“七为夫人”更是荒诞不经，春秋时国君的妻子才称夫人，卿、大夫之妻称小主或者孺人。很显然，汉时刘向，已经把夏姬打入另册，而后的各种传说故事，大概皆来自于此。

夏姬的时代，是一个由原始向封建转轨时期，没有儒家对女人三从四德的要求，没有贞节烈妇的婚姻观，没有汉对先秦的收敛与规范，没有朱、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捆绑。她的成长背景，完全是自由开放的。所以，我按照当时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各诸侯国盛衰状况以及地域风物，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场景和当时场景下的人物命运。夏姬在郑国与她的堂兄有私情。我去新郑采访时，向当地的文化研究者，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给我讲了郑国的“上巳节”。我查了相关资料，当时只有郑国还延续着“上巳节”。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夏姬的性格根源。

《郑风》二十五首，十九首是写男女爱情的。如此看来，夏姬与她堂兄的私情便不奇怪了。一个人和一个事物，长成什么样子，除了DNA之外，一定与它所处的地域环境相关。

我还在想，一个在君权、夫权下的女子，真的能够灭掉一个国家吗？真的可以活得如此妖淫无度、任意妄为吗？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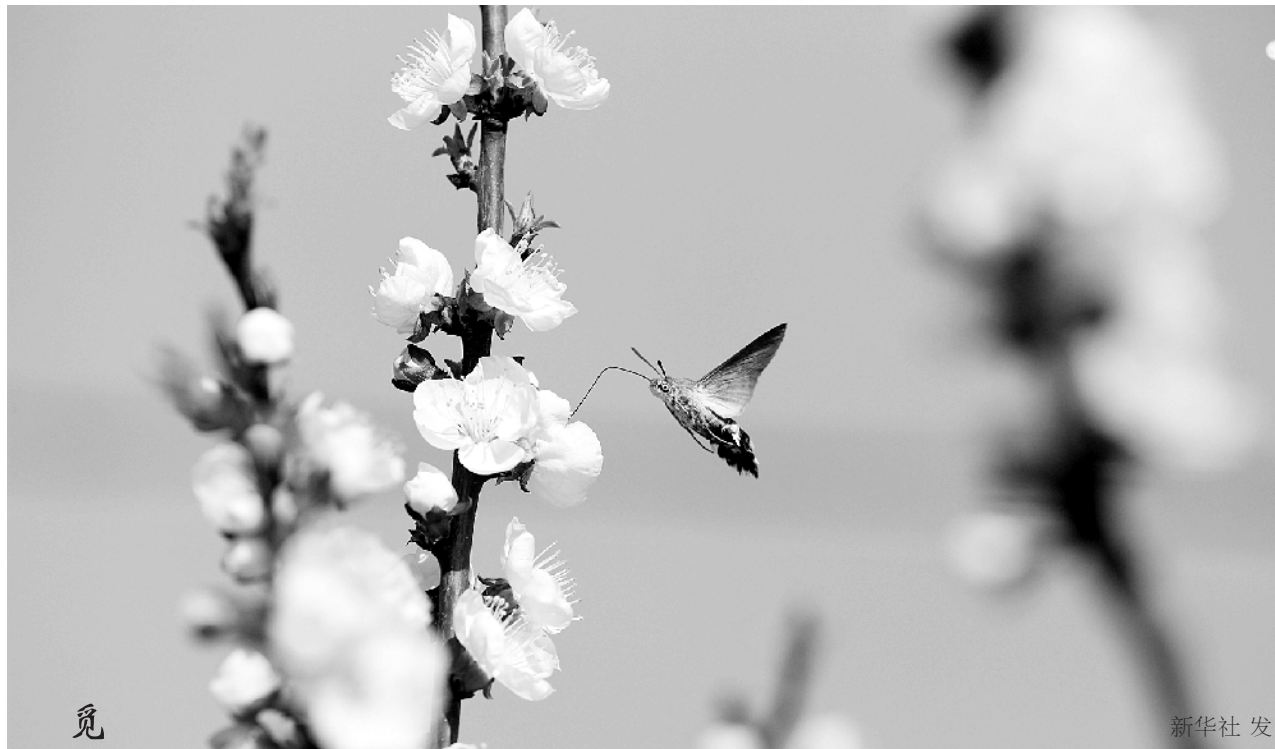
夏姬嫁给夏御叔期间，并未有关于她的传说或者绯闻。她和陈国一君、两卿之间的私情，是在夏御叔死后。而那时候，人的思想比较简单，翁媳成婚、姦乱伦、兄妹私通屡见不鲜。宋国的宋襄公夫人，意在私通其孙子，只因他长得漂亮。中国的男人不会像古希腊人一样，为了一个女人打十年的战争。女人，在那时候不过是附属品而已。况春秋时期，还有媵妾制，女子嫁与国君，要有两个同姓国送上陪嫁女子。女子出嫁，要有陪嫁的姊妹或者侄甥女。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处在如此混乱的婚姻情爱时代，用贞节的理念去规范夏姬，似乎有些可笑。夏姬被赐给襄老，期间亦未有绯闻故事。黑要姦母亦是襄老死后。屈巫拂

夏姬归晋之后，夏姬再无消息。直到夏姬的女儿出嫁时，她的婆婆也就是叔向的母亲才提到夏姬以往的故事。

我是说，夏姬在婚姻之内，并未有绯闻，而出绯闻都是她单身的时候。那么如果在现在，亦是无可厚非，更何况春秋时期。而她的那些遭遇，以及她的命运，都是她自己无法左右的。她愿意“克夫”吗？她愿意飘零吗？如果，我是说如果，不是夏御叔早亡，她也许作为司马孺人，会悄无声息地被时光埋没。如果，我是说如果，陈灵公秉承陈国先君侯的治国理念，任用忠良，修德治国，陈国至于被灭掉吗？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夏姬注定为争议所涂抹。我没有想为她平反之意，我也无力为她平反。我只想以史料为骨骼，以文学为血肉，丰满复活这个人物而已。

《公子少彘·春秋夏姬传》会给你不一样的读感，这里面不但有跌宕的故事、至臻的情爱、多彩的文化、真实的历史、唯美的画面，还有远古的巫术、医药、祭祀、养生等文化符号，总有一处是你喜欢的。《公子少彘·春秋夏姬传》，在春秋时光里等你……②8



新华社发

用心写出像棉花一样的文字

——阿慧文学创作探析(下)

宋志军

左手，一只右手，十指缠绕，紧紧的，没有缝隙。”阿慧在作品最后给我们定格下的这幅图景，也是一对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夫妻美丽爱情最真实的印记。这不就是人们歌颂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吗。

为人民书写是阿慧创作的初心。作家只有深入生活，让自己的生活经历更加丰富些，足迹更远一些，才能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创作的源泉。文学创作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落实到实践中怎么做？那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要求的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阿慧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高度自觉和责任的作家。阿慧所在的周口市，是一个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这里的许多群众特别是农家妇女有着到新疆采摘棉花的习惯。为了写作这个群体，阿慧毅然辞去当时担任的小学副校长职务，不顾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身一人来到新疆，和采棉女工同吃同住，零距离接触她们，写出了《大地的云朵》《扛上日子走》等纪实性文学作品。在她的笔下，这些勤劳的采棉女工尽管经历着千辛万苦，但她们身上无一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憨女子”柳枝儿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娘，为了生活，在足疗店端过洗脚水，在服装厂钉过纽扣，来到新疆采摘棉花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俺孩儿就有活命。”而那个孩子，却是从足疗店捡回来的；“绣花女”莫鲜灵是为给疼爱自己的婆婆分担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耳环女”莫多多则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买些礼物，“我挣钱要给大姐二姐每人买个新手机，她们的手机都不好。还要给俺妈买对金耳环。俺村里的妇女都带金首饰了，连最后的奶奶的指头上都有金镯子，俺妈身上啥也没有。俺妈说过，干打扮，万打扮，不戴耳环不好看。我就下决心给她买对大耳环。我天天多给钱，天天不缺钱，俺妈的金耳环就加重一点。”；“指甲姐”付二妮为了采摘棉花，掉了八个指甲，可她却全然不顾这些，“她想的事情，都如棉花一般的美和好。”……正是怀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情，阿慧才愿意到

她们身边，写她们、歌颂她们。《大地的云朵》《扛上日子走》正是阿慧积极投身“深扎活动”结出的硕果，也获得了一致好评。著名评论家李林荣把阿慧的《大地的云朵》赞誉《民族文学》2017年散文方面的压卷之作，称赞阿慧通过对俗世凡人心血汗泪的描写，真切地折射着、有力地支撑着大时代的繁荣和全社会的进步。著名作家刘庆邦说，阿慧的作品生长于大地，也生长于心。她的一系列作品，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勤劳、善良、朴实的人民群众。她的作品如棉花一样盛开，也像棉花一样温暖。而阿慧自己则说，这是作为一位草根作家本应具有的人民情结，当她深入回族文学的特性。阿慧同吃同住同劳动时，感觉她们就是自己的乡邻、兄弟、姐妹。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阿慧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本民族的特色。她生活在汉族集聚的地方，自然会受到汉族文化的广泛影响。但她的家乡，那个叫做李楼村子，村人却全部是回族，保留着回族的传统习俗和信仰。阿慧从小在这里生活，自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她对本民族的信仰和习俗有着十分虔诚的膜拜。这为她在文学创作中能够坚守本民族的特色，突出文学创作的民族性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阿慧的作品里的确充满了回族文学的特性。阿慧热爱她的民族，尤其是回族人民宽容忍让、待人以诚、重信守善的优良传统和品行深深地影响着她，促使她不遗余力地歌颂和传扬。《月光淋湿回家的路》是阿慧一部重要的新作，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叶梅专门对此书的出版表示祝贺。称赞阿慧为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对阿慧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势，以清洁、向善、纯美的文字展现回族和兄弟民族人民的优良品质给予高度肯定。而《月光淋湿回家的路》之所以被选为阿慧新作品集的书名，说明阿慧是很看重这篇作品的。而事实上，这篇作品的确可以称得上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篇作品写了一位回族少年巴乌德接到家里的电话，被告知父

亲病重的消息，连夜从学校回到家里，却发现父亲因为舍己救人已经去世。这篇作品几乎没有有什么故事情节，人物也很单一，只有一条主线，就是巴乌德从学校一路赶回家的过程，中间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巴乌德的回忆和所思所想。要讲好这样一个单一的故事应该很有难度，但作者正是怀着一腔对于本民族的深厚感情，借助巴乌德把本民族的生活写得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可以说这篇作品堪称叙事的典范，阿慧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在这里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她的叙述中，人物的动作、心理活动，环境的真实、细致，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带人全神贯注的阅读体验中去，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篇作品不仅展现了很有独特视角的民族氛围，而且通过最后的点睛之笔，树立起了巴乌德父亲舍己救人的高大形象，同时写出了村人对英雄的敬仰。“巴乌德眼前涌起一团白雾，忽悠悠忽悠悠，铺天盖地。白雾里，他看见他的妈妈被村人搀扶着，张着手无力地呼喊，身后是数不清的人，头上戴着白帽，云一样朝他涌来。”《白雾清净》写“我”参加了一场小姑夫的葬礼。作者不仅把回族的葬礼习俗写得十分仔细，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回族丧葬文化的窗口，同样也没有忘记颂扬回族群众诚实守信的品行。小姑夫临死前最不安的一件事，是生前欠了一位老人的牛钱，没有及时还上。为此他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向主忏悔，并一再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我罪不小啊！只顾恋自己的日子，却把老人家害苦了。据阿慧自己讲，她的大妹妹在读过她的几篇文章后，颤抖着声音对妈妈讲，咱要保护好俺大姐，让她多写咱家，咱教门里的好干办(好事)。多年来，也正是如此，阿慧行走在触摸民族根脉的小路上，脚踏一辆无处不响的破自行车，肩负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为那些拥有金贵、清洁的心，怀揣高贵、纯洁的灵魂的人写与歌，并把这作为一个民族写作者的担当和责任。

棉花，既像云朵一样洁白，又能带给人们温暖。阿慧，正是怀着一颗纯净的灵魂，不断用心写作出像棉花一样的文字。②8

心灯

伟姑娘

我是尘世中
迷途的孩子
独自在黑夜
寻找归路

您的高尚让我感动
您的智慧给我启迪
您的温度驱走冷意

您是我
途中的路灯
照亮我
迷惘的心境

我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不想让您再独自守望
为了让我重启征程
您在霞光中隐去了自己的光芒

我喜欢
您的光华
虽然不像彩虹 那么富有
我喜欢
您的温暖
虽然不像骄阳 那样热情
我喜欢
您的样子
虽然您不会 比所有人都优秀

黑夜里，我不再恐惧
困境中，我不再彷徨
迷惘处，我不再失落
寂寞时，我不再孤独

因为
您是我心里永不灭的灯
带给我光明
却不会刺痛我的眼睛

第一书记

贾运来

你打起背包行李，
踏上养育你的大地。
肩上不仅是担子，
还有期望和鼓励。
你满腔的爱民之志，
今日有了奉献之地。

谁不想出手大方年年宽裕？

生活中遇到老弱病残，
他们坠入了贫困的谷底。
把他们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才能用真诚拉近距离。

你走进村庄，
看到贫富间的差距；
你走进田野，
体会到辛苦的汗滴；
你走进泥路，
感受艰难的苦累；
你走进农院，
倾听欲言又止的言语。

拉他们一把，
就能让他们的人生出现转机。
扶他们一程，
就能让他们进入幸福的群体。

一次次的慰问，
送去的是新的希望。
一次次的帮扶，
让他们增长了坚强的志气。

扶贫的重担，是重是轻？
扶贫的任务，是缓是急？
扶贫的责任，是大是小？
用心去思考，心中有底。

扶贫车间的兴建，
让他们致富有望、心有底气。
文化广场的建成，
让他们健身休闲有充沛体力，
标准化卫生室的配备，
让他们不再远途跋涉就医。

握着老人布满皱纹的双手，
感受父望儿归的爱意。
泪水打转的眼神中，
再现了我就是你的儿女。

困难中你默默无闻，
繁忙时你不觉委屈，
对群众你处处吃亏，
因为你党指派的引路人，
因为你是群众心中的第一，
因为你是领头雁中的哨兵，
因为你是活跃在党员心中的一面旗帜。

摸一下孩子的书包，
擦一下他寒冷的鼻涕，
拍拍他身上的尘土，
像爸爸妈妈回到了家里。

以前我们也贫困过，
缺钱的滋味羞于外人提。
谁不想要与人平等的幸福？

组诗

马建立

惜花

姹紫嫣红赴春潮，
二月春风不使用，
桃李芬芳为春舞，
落花缤纷惹人怜。

春耕

绿草如茵春耕忙，
人车协力播希望；
辛劳洒下汗滴土，
始换秋来粮满仓。

野渡

油菜花开金灿灿，
新旧芦苇参差生；
孤独小舟岸边靠，
待渡绿人水中行。

沙颍河晨遇

油菜花开孤自生，
颍水岸边香浮动；
碧波森森景何在？
长竿潜水钓鱼翁。

道学名家董延喜老子故里签送新书

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老子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瑰宝，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普世意义……”为进一步提升弘扬老子文化，4月18日上午11时，道学名家董延喜在老子故里明道宫景区签送其撰写出版的新书《《道德经》传家版》，并在现场启动“《道德经》送万家”活动。

董延喜是《道行天下》杂志主编、世界老子学会执行会长。几十年来，他一直潜心于《道德经》以及老子文化践行应用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他所创办的道网传媒成为全球最大的老子文化传播交流平台和学术资源库，拥有网帖260万篇、会员粉丝超百万。他先后在国内外策划了大量道文化产业创意，使得一大批道学景观和道教宫观得以恢复重建，是业界享有盛誉的高级策划师。他在全国各地讲授老

子文化公益讲座360多场，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and 好评。他所研发的“生活道学”系列讲座，被列入国家图书馆公开课。

“老子是鹿邑的伟大乡贤，老子文化是鹿邑的乡贤文化。作为老子故里，鹿邑是一个骨子里透着老子文化性格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圣地……”据董延喜介绍，最近几年，鹿邑紧紧围绕“产业兴城、文化兴县”战略和“老子立文、老子立产、老子立城、老子立事”工作理念，倾心擦亮“老子故里、道家之源、道教祖庭、李姓之根”四大文化品牌。他希望，通过此次签送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老子文化，尽快让鹿邑全县30多万个家庭在全国率先实现家家拥有一本《道德经》，让老子文化在全社会大行其道、发扬光大。②8

文艺动态